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三十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四

墓碑

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士日戊辰  
子天爵以其喪歸夏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城原  
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 國家  
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  
以鎮中書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

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  
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  
沿邊諸寨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鬥轉徙之苦  
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  
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  
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  
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  
時邪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

漢治文書數實錢穀如前遇事變無其費矣上下因  
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  
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  
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  
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  
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  
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  
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  
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伯千四

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十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  
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克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  
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  
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  
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  
惜搏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  
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  
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

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  
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用 認書審  
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  
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  
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  
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  
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乃休孔子廟故  
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

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  
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  
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  
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  
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  
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  
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  
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  
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

感愧於事今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  
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  
權責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  
徙數萬較輓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  
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  
百富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  
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  
得調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  
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

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  
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  
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  
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  
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  
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  
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  
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 國家  
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

翰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  
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對妻

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藥城人再從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新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官天祐次適張家次

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  
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百佐人無所自  
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林始時羣公  
好善已出敦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  
蹇蹇身下下行行書書減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

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  
育額額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否  
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

書孰害其人據義袂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履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  
孔文但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糈悞府維最邊人  
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  
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  
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  
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曷公之私匪源  
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晏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六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照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知磁州

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夫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齒齒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東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南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

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  
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  
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  
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  
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  
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  
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  
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奪其人萬家無所詣愬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

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  
爲解公挾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  
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  
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  
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  
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旣畢  
大科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  
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  
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

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徂安羨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極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

實已破家非一人之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安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旣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

以弱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  
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筭援結大  
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  
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  
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  
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  
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  
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  
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

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  
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  
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  
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  
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  
人太行之麓有神麇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  
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  
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

哉而時之人卒蔽於世故是神麇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其為後用公蔭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瑩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為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麇之陽滄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儼儼有梓有記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耆者委瓊纓臨塗以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太原郡伯王公墓碑

中州將相公卿大夫世家皆族葬其先世有勲勞在正室侍從禁近致貴顯於其沒也則

天子敕文臣載其行事名爵以表之一再世子孫蕃衍北域復廣其有奮武功死王事授爵位世總其軍以傳之子孫必伐石載辭以表其墓禮也初我

國家龍飛朔方金人不能國盜賊蠭起真定河北之大鎮武仙爲金守雖握重兵今不足以服衆屬邑各自爲計藁城人王公善率其豪傑保鄉里與董氏趙氏等家相望而起真定帥表善主藁城薄兵力日衆仙忌之表署中山治中而屬其守李濟等圖之事覺誅濟等以其兵內附 國朝命還定藁仙來攻之敗劔乃降復命爲真定總管善察其終有他志後果然善逐仙而居真定又擊仙之南走者軍勢亦甚自中山以南來歸者四十二城後累遷河北西路兵馬副

都總管追封趙國武靖公者也善弟吉有子曰思義則武德將軍廣東等處副招討佩金符兼領韶州路總管府事率帥定廣東諸郡未歸報而死王事者也公歿子恕幼族子德權招討軍以萬戶鎮建昌後爲羅羅斯元帥恕旣長以公功授武德將軍龍興路萬戶傳其子志亮始克有請於朝得贈公爲宣武將軍龍興副萬戶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夫人呂氏韓氏並封太原郡君距公死事之歲五十餘年矣乃得前進士監察御史篤列圖始錄其子孫所知及軍中行

國家龍飛朔方金人不能國盜賊蜂起真定河北之大鎮武仙爲金守雖握重兵今不足以服衆屬邑各自爲計藁城人王公善率其豪傑保鄉里與董氏趙氏等家相望而起真定帥表善主藁城薄兵力日衆仙忌之表署中山治中而屬其守李濟等圖之事覺誅濟等以其兵內附 國朝命還定藁仙來攻之敗劔乃降復命爲真定總管善察其終有他志後果然善逐仙而居真定又擊仙之南走者軍勢亦甚自中山以南來歸者四十二城後累遷河北西路兵馬副

聚相率來歸無有虛日則公之所以善佐其帥以成功者也十二年十一月會諸軍攻江西之龍興龍興宋兵尚多舟師環其城薄戰未利公攻軍當其東麾戈先登遂破其城功第一十三年二月從蔡公招討吉贛等州江西諸郡繼平四月遂以其兵破梅關斬首數千級下南雄五月疾趨廣州道降洞徭數十寨六月移軍從黃公招討韶州取之七月還屯廣州十四年三月宋將方興張懷玉率師二萬餘奉其主奪州城我師與之戰一日九合鋒不利公率所部纒出

宋軍後勝之引還守其壁十月有詔江西行省丞相塔出率師援廣東十一月廣州平論功公爲最鑄印授之得部署諸路軍兵十五年二月命公爲廣南東道兵馬招討副使鎮守廣州領南雄韶州英德等處軍馬十六年有鄧斗南朱瑞大寇廣東州郡騷動公引精兵分隊夜襲其塔石等處數十寨黎明與戰數合擒之獲其兵器糧馬以萬計廣東復平時南雄英德郡邑寇盜數起軍民流離命公以招討使兼英德軍民達魯花赤公日夜修城池繕廬舍謹斥堠布

教令簡繁役廣種執通商晉平閩訟以鎮撫之不數月所部咸治其地產大蛇太醫以藥命下有司督山民拔草木凌巖穴求之不可得多蒙毒害顛隕而死者相繼公曰豈可以此病民哉持弓矢與壯士數人出見而射之蛇應弦而斃其蛇重百數十斤剖其膽以進人服其勇而蠻獠強梁以爲神明相告語畏伏由是群寇王雄伯李自成朱俊歐將軍以所擄流溪洞等數十處來降十七年有詔召見於朝進安邊數十事皆稱旨拜武德將軍廣



東等處副招討佩金符以間歸橐城拜墳召親戚鄉黨隣里部曲大爲宴樂出上所賜予及所有金帛等徧散之凡貧乏及無夫家者皆爲之周給婚娶十八年鎮守韶州兼領韶州路總管府事軍府之政不相統壹兵暴而民困久不相安公爲省征調嚴禁戢遂以無事兵後良民家業爲勢力所占奪子女見俘掠者悉詢究而完復之韶人亦小康矣江西黃清廖叔明以衆來寇大掠仁化等縣廣東復震公以數千人迎而擒之不數日餘黨盡平有詔命招諭公海

諸山寨及溪洞之夫附者所至皆聞風歛附次陷州宋遺兵楊招討擁數千騎猝至公左右繞數十騎晝夜迎戰數十合賊敗衄而公亦餘十數騎耳公身被數十槍猶裹創以戰手刃奮擊百數十人矢盡馬斃與親屬十四人死之是年冬十月也公束髮被堅執銳終身戎行奮百戰而不顧崎嶇瘴癘之間摧陷衝擊不可勝計無不如志海島餘燼殆不足平也卒然遇之遂殞其身馬革裹屍故足以成其素志然而曾不得以成功歸見天子與其鄉人昆弟從容太平

之盛豈非天乎然則厚積而薄發所以遺其後世子孫豈不遠且大乎志亮之嗣其職也以文學議論有操守知軍務聞於時盡力國事逸其父於未老其用兵嗣其大父而有雅歌投壺整暇之風焉數以其軍戍南海所過郡縣父老猶記識其先人旌旗而知招討之有孫也至正壬午以其兵戍廣東西寇攻連州州人不能知廣東帥來護邊軍行率以賄易善地志亮之留連州也貧無以自見而行伍輯錄外憚內安會疫作寇乘間驟至志亮力疾執弓矢率從騎犯之

射殺十數人賊退而總東兵者無所勞反謂之輿論不堪而志亮不爲動他曰有得賊中人言使萬戶皆如王將軍吾屬豈敢輕動哉及兵還志亮亦嘗未以爲言也 國家之制將家子孫世其官治平日久邊鄙無所自效世將多安養不知兵設有緩急何可望哉若招討之孫才藝識見如此必將有見於盛時矣  
銘曰

於皇 聖朝經營萬方天生群材我武維揚金原旣衰中州流亡河北大邦在衡之陽帥不廷受維其暴

強于時藁城豪傑相望起如雲從以保其鄉太原之  
興衆盛莫當蓄疑相圖神不降康誅絕邪謀提兵來  
王中道而終以待後昌時招討公百夫是將大師南  
征于鄧于襄渡兵長江一葦之航日受降人撫存新  
疆先登執功見於豫章乃將其徒往來炎荒豺嗥深  
林虎嘯道傍夙奮宵征禦制跳梁捷奏入聞要荒伏  
藏百戰不回哀哉國殤忠魂在天世有耿光宗家顯  
榮故懷盡傷不亟不矜茹哀未遑載其故旌以先啓  
行傳子及孫五十其霜有司論功率循故常封伯舊

邦音其幽堂相服煌煌享祠烝嘗勲臣之門世多忠  
良慎爾侯度善爾及捨思用舊人 天子不忘

平江路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  
唐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思火  
你赤萬戶之軍以其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  
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鄆城縣季康保  
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里 國家之制秩三  
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

千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輩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于時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爲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旣平列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旣歿而子阿

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唐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畧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山住從弟朵羅歹爲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虧公嘗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父之又憂群弟之無室也買舊產之沒于官者爲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朵羅歹使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

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  
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  
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辨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  
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  
遯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  
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  
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  
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文納倉糧  
九萬碩出納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服紫衣佩

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溫台等處運糧千戶延  
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  
戶親運米貳佰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  
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常苦  
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  
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  
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

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 京師歲凡三  
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  
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  
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  
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  
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  
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  
奈何公爲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  
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

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舶主庾卒水工斲手之屬得  
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温台一  
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  
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曰烈港入海無反覆  
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  
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温台  
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温台舟人受訖以行六  
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  
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

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廉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鹽司率以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僊等祠凡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封以貸人收子

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 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木丁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白于 朝堂曰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

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郴  
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  
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  
於利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  
遽以卽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國家萬世  
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  
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  
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  
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

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卽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  
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  
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  
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  
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  
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  
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  
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  
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



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鄴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  
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侯政在刻詞  
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  
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  
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  
十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  
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  
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司官  
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  
經餼歛有程方重純篤受業者知以質行爲貴集少  
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  
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  
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  
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  
好立奇行自表樹孤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

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  
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  
還中道驛吏告之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  
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  
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  
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  
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  
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  
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

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  
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  
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  
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  
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  
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  
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太師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  
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安  
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

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  
生迺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  
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金之焦也初從太  
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  
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  
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  
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  
祀署不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

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  
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  
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  
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  
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  
之先塋先生雅好嚴整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  
齋前以爲山日對之登調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  
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

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  
泱泱用位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  
西林永世不忘

牟伯成先生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  
彭州贈通奉大夫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  
卿巖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  
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  
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  
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  
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  
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目  
儼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

與濟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深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

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磨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

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柢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

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達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雷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查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

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  
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為碑銘  
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  
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  
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言所  
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  
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  
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覽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性

道南遺集卷之四

十九

文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嚙嚙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四





